

—|| 儿童文学百家谈 ||—

邹凡凡：
写一曲双重
文化视角下的
“双城记”

邹凡凡，旅法作家，毕业于南京外国语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在巴黎索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代表作为“奇城笔记”系列等。

写《华灯初上》时，我恰好在南京和巴黎都生活了18年，但在我的心里，南京永远是家乡，巴黎依然是远方，泾渭分明——家乡是由父母和童年定义的。

对于我的孩子跳跳和聪聪来说就不一样了；巴黎是他们的家乡，但他们与祖辈辈辈生长在这里的法国小朋友并不完全相同；南京是每年去一次的地方，但又与他们有着隐秘而深刻的关联。南京，乃至整个浩大的中国，他们爱它，想要了解它，了解的过程却并非总是轻而易举。

不仅如此，每当看到他俩背着书包，与同学们说说笑笑走向学校，我会想：这些法国小朋友，会不会对中国产生好奇？他们有没有去过中国？有没有偶尔向跳跳和聪聪问起关于中国的事？媒体或长辈是如何向他们介绍这个国家的？课堂上又是如何描述它的？

毕竟，在这个既畅通无阻又充满隔阂的世界，这个科技已无比发达、偏见却依然存在的时代，面对文化冲撞所带来的困惑乃至冲突，或许，心怀坦诚地接近对方、了解对方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开始，而世界各地的孩子们，必然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最佳人选。

因此有了《华灯初上》这个故事：对于故事中的雨宁，这是一次寻根之旅；对于维克多和露西，则是发现之旅，在发现异文化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自己——他们都在成长。对于读者来说，这何尝不是一场通过文字实现的寻根与发现，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

以秦淮花灯为主题，对我来说是个水到渠成的选择，不仅因为“这是一盏久远的灯”，温润着两千年的时光，不仅因为它有着与“灯火之城”巴黎相呼应的意向，更重要也最朴素的理由是：过年跟随家中长辈一同去夫子庙看灯，这是温暖一生的童年回忆啊。

顺便说一句，故事里提到了大年夜的爆竹，其实南京与大部分大城市一样，市区已经禁放鞭炮很久了。作为环保主义者，对此我非常支持，只因童年的回忆太暖，让我忍不住在笔下任性了一把，我也想将故事里的法国孩子们体味一下原汁原味的热闹年。

还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我的女儿跳跳正好和雨宁一样大，初二这个故事时她也从初一升到了初二（法国的小学是五年制，因此三位主人公比中国同年级的初中生小一岁），以及，她的法语名字就是珂洛伊。和雨宁一样，她在努力学中文，她参加过“南京周”在巴黎的活动，自己动手做过小小的荷花灯——我很希望她和你们一样，能够读懂这个故事，尽管我可以确定很多字她都不认识。

最后，我想把我所就读的中学的校训送给大家，“中国灵魂，世界胸怀”。我一直很喜欢这八个字，它们隐藏在我的几乎每一本书里，在此与大家共勉。

欢迎来到南京，欢迎来到巴黎，欢迎踏上“华灯初上”的旅程。

《华灯初上》，邹凡凡著，明天出版社2021年5月第一版，28.00元

《俗世奇人》之所以能消弭孩子们极易萌生的隔膜感，恰是由于其故事具备的充分吸引力。

谈一谈故事的趣味

■路文彬

冯骥才的短篇小说集《俗世奇人》一直就是小学高年级的推荐读物，尽管它并非作者为孩子们量身定制，并且书中所写人或事也都是发生在距离今天已然久远的古老的天津。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孩子们还是欣然接受了它。如果把它作为一种阅读现象来考量，那么可以说，这本书对于历史时代及地域风土的处理似乎确实有着不可回避的借鉴意义。

当然，无论如何，孩子们最看重的首先还是故事。一说到故事，便不能不提起舍赫拉查德，正是她的故事迷住了残暴的国王，令后者一时却忘了每天的杀戮，进而将无辜的姐妹一一拯救。故事的首要功能就体现为它的趣味，这趣味即是能够牢牢吸引住听者的魅力。需要指出的是，所有的故事终究都得通过讲述来完成，因此，这就意味着讲述者必须掌握有非凡的语言技巧才行。可以想见，舍赫拉查

德的故事一定是非常有趣的，而她的讲述方式想必也是足够打动人的。

毫无疑问，《俗世奇人》之所以能消弭孩子们极易萌生的隔膜感，恰是由于其故事具备的充分吸引力。其次，便是它的语言表现力。因为属于书面语言，听不见故事讲述者的声音，也看不见故事讲述者的表情，所以它的表现方式便不得不借助视觉上的好恶来弥补。于是，作者尽量运用短句、俗语、排比和白描，以便制造出文字层面的节奏感来，好让它满足读者在听觉上的期待。即使书中不时出现些许方言，倒也是俏皮多于生涩，不构成丝毫阅读障碍。

实际上，恰恰是这些方言的出现，才更增强了文本故事的听觉属性，让人耳边犹似回响起马三立的相声小段，瞬间即可带来难得的亲切感。的的确确，读《俗世奇人》有时好像就是在听评书或是听相声。需知，相比于

《俗世奇人·彩绘拼音版》(全三册),冯骥才著,天天出版社2021年8月第一版,84.00元

看和读,听和说的要求总更倾向于简单或者说通俗。何况,故事从一开始就是用来说和听的,即便是落实在了书面上,它也不能随意违背故事本身存在的原则,败坏故事固有的趣味性。对孩子们来说,《俗世奇人》的引人入胜之处,可能正在于它所贡献出的听觉美学元素。

孩子的阅读世界里,不可仅有寓言和童话,还应有涉及现实和历史的真切人生,这样才有利于帮助他们认知虚幻与实在的界限,从而将虚幻的力量转化为成长的养分。就这一意义说来,《俗世奇人》这样的作品之于孩子还是相当必要的。能把它放到孩子们的面前,也证明了他们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低估他们的阅读能力。

如今,天天出版社的编辑显然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故而重新编排推出一套彩绘拼音版的《俗世奇人》,目的就是使它向更低的阅读年龄层次进行延伸。其重点不单指彩绘,更指拼音。拼音的

加注有如给本就富有听觉魔力的文本故事又插上一副声音的翅膀,使得故事可以飞得更高更远。至少,这些故事是能够飞到一年级的小学生那里去了。他们可以凭借刚刚学会的拼音将故事大声念出来,甚至可以让更多的人听见。如此一来,《俗世奇人》真就变成了讲和听的故事,而不仅仅止于单纯的独自观看。

此外,为了更加便于阅读和理解,编辑把所有故事分成《高人》《绝活儿》《传奇》三个主题,而且每个主题都附上了来自全国优秀中小学教师导读。所谓《高人》,顾名思义,辑录的就是六个民间高人的故事,只是不仅仅突显其个个皆有高妙的本领,更是有一个人人都难以达到的精神境界。《绝活儿》里出现的同样是六个人,不过着重强调的则是他们身怀的过人绝技,以及他们用一生从这绝技里领悟到的处世智慧。至于《传奇》中的六个故事,讲的固然是颇为非同寻



常的事件,可旨在告诉人们的却并非是非这些事件所独有的传奇性,而是这些事件的主角在关键时刻的何去何从,最终以谁来盛赞那平凡生命绽放开来的崇高正义之花。

三个主题从不同角度更为鲜明地显衬出了《俗世奇人》的奇特性和底层性,但对孩子们而言,这些人和事却可用“奇而不怪,底而不低”来概括。其实,只要稍稍留意一下身边的生活,看看各行各业的大门道,他们便有可能发现,故事里的人物竟然仍旧存活在这个世界上。原来,他们距离俗世奇人居然从未遥远过。由此,在平凡里洞见神奇亦就成了孩子们阅读此书的又一大大收获。

丛林世界、江湖风云和爱恨情仇。

《猫头鹰王国》：
动物性、历险性和奇幻性之间的人性辉光

■张国龙

《猫头鹰王国》系列,[美]凯瑟琳·拉瑟基著,马爱农等译,接力出版社2021年4月版,28.00元/册

美国女作家凯瑟琳·拉瑟基曾获纽伯瑞儿童文学奖,《猫头鹰王国》系列(15册)让她赢得了“动物奇幻小说女王”的美誉。《猫头鹰王国》系列无疑是集“动物小说”“历险小说”和“奇幻小说”于一体的鸿篇巨制,讲述了“猫头鹰王国”的丛林世界、江湖风云和爱恨情仇。

一只名叫塞林的谷仓猫头鹰出生后不久,遭受胞兄谋杀,被推出了高高的树洞(巢穴)。然后,被更加凶残的猫头鹰斯吭一伙掠夺至臭名昭著的圣灵泉孤儿院充当奴工。圣灵泉孤儿院里云集了各种类型的猫头鹰幼雏,他们生理上遭受摧残不能飞翔,精神上遭受异化不能思考,沦为只知道“服从”的行尸走肉。然而,塞林不堪忍受摧残,矢志逃离。在林伯和吉菲等的帮助下,塞林学会了飞翔,并侥幸逃离地獄般的圣灵泉。在寻找家园和亲人的艰险旅途中,他和精灵猫头鹰吉菲、穴居猫头鹰掘哥,大个子灰猫头鹰灰灰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组成了“无敌四人组”。他们偶然得知强哥、龙鹰等彼此勾结,欲培育出巫魔,毁灭整个猫头鹰王国。最终,他们历经磨难,九死一生,拯救了猫头鹰王国。他们之所以能够战胜拥有魔法的邪恶势力,依凭的是执念、守望、忠诚、团结和勇敢。

从“动物文学”视域观照《猫头鹰王国》系列,其具有动物文学核心的审美特征——遵照从

林法则,书写动物本性。这不是关于“猫头鹰”的寓言故事,猫头鹰王国的猫头鹰们并非只是戴着“猫头鹰”面具在生活。它们具有现实世界的猫头鹰共有的生理特征,诸如,作为夜行性动物视觉上的优劣;比其他鸟类的脖子多了些骨头,能让它们更加自由地转动头部;超强的消化系统,让它们能够把食物中某些不能吸收的东西挤压成干干净净的小食团儿吐出来,而不是像乌鸦等只能拉稀屎,等等。基于此种写实性原则,作品里时不时点染了科学性。比如,寄居在猫头鹰巢穴中的盲蛇作为猫头鹰幼雏的保姆蛇,并非无厘头的虚构;猫头鹰与乌鸦作战的方法和取胜的法宝,以及猫头鹰用水蛭疗伤,皆符合真实性。而塞林等学习飞翔所掌握的要领,更是与空气动力学原理同一。“静止的空气没有形状。到了空中,你们就会感觉到一团空气在你们的翅膀周围运动。你们就会感觉到它的速度,知道它是平稳还是颠簸,是炎热还是寒冷。你们就会知道怎样塑造它,利用它。风永远都是有形状的,而在圣灵泉没有风。这里太深了,风够不到。在这些狭小的空间里,甚至很难感觉到空气的存在。这里的空气是不会流动的,是死亡的。所以你们必须格外努力,让自己的翅膀有力地扇动,给它塑造一个形状。你们向下扇的时候

必须特别用力,向上扇的时则要努力让空气轻松地流过,这也是为什么你们俩的翅膀尖上的羽毛都带有狭缝,细细的狭缝。它们互相分开,才会让你们轻松地向上升。”此外,各种自然景观的再现,生成了作品的仿真性、似真性和非虚构性。

《猫头鹰王国》系列建构了一个飞禽的丛林世界、超级王国。那里不单有亲情、友情和爱情,还有尔虞我诈和倾轧杀戮。塞林法则决定了猛禽们的生离死别,作为大地上的生灵,猛禽世界的生存本相波诡云谲,亦真亦幻。塞林等为了生存,为了寻找家园和亲情,别无选择而又义无反顾飞向不可测知的远方,险象环生,惊心动魄而又异彩纷呈。一次次历险,有如神助,奇幻得不可思议,而又令读者欲罢不能。这无疑是不折不扣的“历险小说”。未来没有到来,充满了太多太多的不确定性。个体的能力和能量总归有限,天时的地利和命运的垂青自然不可低估,而决心、毅力和勇气更是不可或缺。这些又与动物性、科学性相得益彰,真实与虚构自然也就相辅相成。尽管塞林等的历险之旅注定充满艰辛,但他们仍能苦中作乐。比如,当四只猫头鹰闯过了冰封海峡,饥肠辘辘,餐餐而险些撑破肚皮。他们突然忘记了旅途的艰险,一晌贪欢,开始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打扁扁

赛。这样的桥段又为整部作品增添了“儿童性”。

当然,《猫头鹰王国》系列最值得称道的是,书写了猫头鹰世界始终漫溢出的堪比人性的熠熠辉光。其一,这里有忠诚、友谊和奉献。这群被掠夺的猫头鹰孤儿彼此安慰、鼓励、扶助,度过了凄惻的幼年,并迎来了更加残酷的成长岁月。风雨中依偎,绝望时不离不弃,是他们得以长大成人的精神支撑。比如,赛林陪伴在失去了亲人的迎春花身边,“静静地理解她失去了树、窝、亲人和蛋的痛苦。所有这一切,最终构成了高贵的品格,并使珈瑚巨树的守护者怀着崇高的心灵飞入夜夜空”。其二,这里有责任、担当和坚毅。比如,林伯为了拯救塞林而殒命。塞林和吉菲尽管幼时遭掠夺,羽翼未丰,但他们顽强地抵御了“月光催眠”,不肯向命运低头。勇敢地练习飞翔,一心想回家,最终与患难之交通力合作拯救那些被侮辱被损害者。从个体的奋斗走向集体作战,从一己悲欢走向同类谋求自由与幸福。其三,这里有信念、决心和智慧。比如,孤儿灰灰在流浪中练就了超强的本领,他的实力不允许他谦虚。掘哥受伤之后想放弃,盲蛇皮太太及时给予鼓励、安慰。“你一定要坚持到底。你一定要飞到森林,飞到树丛,飞到瑚尔海。你在沙漠里大步穿行。你从那些乌鸦嘴里死里逃生。现在,

你必须通过飞行来保护自己。你必须迎风飞翔,飞向光明,飞向新的一天。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你都必须继续飞下去。绝不可以放弃或退缩,绝不可以软弱。你必须一直飞到底。”盲蛇皮太太还是一位智者,虽然眼睛看不见,却用身心去看世界。“谁说我看

不见?……天空不只存在于鸟类的翅膀里,不只是他们的羽毛、血液和骨头里的一种动物。对于所有的动物来说,是他们敞开心扉和思想去体味,用最深刻的方式去感悟,天空就会变成‘远边’。”

此外,《猫头鹰王国》系列乎寻常的空间书写让读者耳目一新。猫头鹰展翅飞翔,天空才是它们永恒的居所。空间,广袤、辽阔、高远。空旷的意境和旷达的心胸,生成了这部系列作品的另一种迷人气质。正是基于这种超常规的视角,大地、山川、丛林……不再是习见的状貌。

一言以蔽之,《猫头鹰王国》系列相当程度上忠实于动物性和科学性原则书写猫头鹰世界,具有动物文学的品性。不但具有“历险小说”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情节性,而且,奇幻色彩始终氤氲在历险叙事中。点染于动物性、历险性和奇异性之间的,则是永恒的人性辉光和人文精神。



你必须通过飞行来保护自己。你必须迎风飞翔,飞向光明,飞向新的一天。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你都必须继续飞下去。绝不可以放弃或退缩,绝不可以软弱。你必须一直飞到底。”盲蛇皮太太还是一位智者,虽然眼睛看不见,却用身心去看世界。“谁说我看

较之虚构类创作,对少年儿童的纪实书写对作家的限制度更大。

《一个女孩朝前走》：纪实性传记的创作难度

■李利芳

《一个女孩朝前走》,阮梅著,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1年7月第一版,30.00元

家庭教育与儿童的社会成长是儿童文学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以非虚构、真实性见长的纪实性传记类创作毫无疑问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整体来看目前原创儿童文学在这方面还用力不够,原因应该是多重的。通常儿童文学作家们书写自己的孩子比较常见,这是因为作为写作资源的生活题材是自然累积起来的,加之儿童文学作家对儿童教育现状常有批判性思考,因此写作水到渠成。近些年这样的优秀作品时有涌现,如萧萍、陆梅、王勇英等都有代表作。此外,纪实性的表达也易聚焦在留守儿童领域,这是因为题材的现实感与问题性比较典型,如邱勇东的《空巢十二月》。2017年舒辉波的《梦想是生命里的光》获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是本届获奖作品中唯一的报告文学,作品是舒辉波采访十多年采访过的孩子而写就的。

较之虚构类创作,对少年儿童的纪实书写对作家的限制度更大,这是因为后者体现出“写作”仅是作家自己的事,作家创作的自由由他自己掌控;而前者则首先体现出“写作”不是作家的

事,是被写对象的事,由于真实性,直接涉及到叙事伦理、反映现实层次等问题。因此,这是一个难度写作领域,需要作家在“实证”的环节上花费更大心力,其次才是一个艺术转换的问题。当我们从这一向度思考儿童文学的原创性成就时,阮梅长期以来的坚持及其探索自然会进入考察视野。阮梅已出版《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拿什么来爱你,我的孩子:当代未成年心理危机调查》《汶川记忆:中国少年儿童生命成长启示录》等关注未成年人成长问题作品八部。阮梅是这个领域的实力派作家,她的文字历来以真情与用力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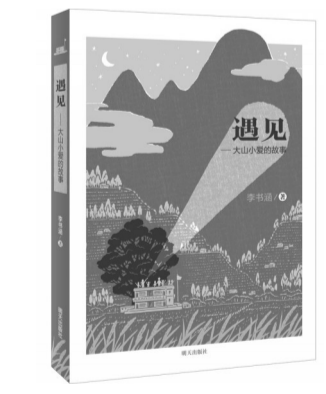
阮梅新作《一个女孩朝前走》是她完成了中篇报告文学《文秀,你是青春最美的吟唱——寻访“时代楷模”黄文秀生命成长足迹》之后延伸的一个创作计划,报告文学写的是黄文秀研究生毕业后矢志回乡驻村扶贫的青春故事。但阮梅的儿童文学创作经验及儿童问题意识,使她不可能不敏锐地捕捉到黄文秀的童年与少年经历的书写价值。能够成长为新时代一名党的优秀基层干部,

必然是黄文秀的生活经验,家庭及学校、社会教育等综合作用的结果,黄文秀背后有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需要作家去勘探挖掘,需要阮梅细细地去回溯黄文秀走过的那些路,去悉心体察一个在苦难中长大的少女,其心灵与思想蜕变的过程。无论是物理上的负重,还是心理上的体验同情,都需要阮梅付出艰苦的心力。其实,阮梅选择的儿童文学创作道路从一开始便注定是不轻松的,因为,每一次的写作她都要用坚强的意志去面对未成年人的成长问题,去照拂那些需要被关爱的心灵。每次写作她都是燃烧自己的一次过程,因为那些被尘埋的事实材料,需要用她的激情之火去照亮。阮梅用真情赋予自己的文字以生命。

写黄文秀必须得从她的父亲——好人黄忠杰写起。在阮梅笔下,一个不是英雄但胜似英雄的黄忠杰跃然纸上。对于已然适应了安逸闲适的都市生活的人们来说,黄忠杰本人及其家人的生活环境迥异难以令人置信。这样一位勇敢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普通农民,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求得求学的机会,居然能够想到举

家迁徙到县城,一路跋山涉水,一天一夜徒步步行进到城郊,开荒地,重建家园。黄文秀有一个伟大的父亲,患病的母亲,坚韧不拔的爷爷奶奶,还有哥哥姐姐。在无数个苦难的日子里,全家人互相鼓励,彼此支撑,邻里互助,社会援助,最终让三个孩子都走出大山,成长成才。特别是小女黄文秀,更是成长为广西百色革命老区新时代的英雄楷模。任何时期每一个体的人生道路都是具体而微的,阮梅写出了黄文秀及其一家的生活轨迹,作品如此的细碎,如此的生动,如此的清晰,如此的深刻,读完回家中的每个人都像曾生活在我们身边一样,那么亲切,那么生动。

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我们从黄文秀的故事中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家庭环境对儿童成长的关键作用。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培养儿童成才的主要生活环境。父母及亲属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儿童。阮梅不惜笔墨,细致地书写着黄文秀家中曾发生过的那么多琐事,就是要建构一个原生态的生活样本,既记录刻画一个贫困家庭的真实样态,又深刻



映现出这个家庭为了改变命运付诸的全部艰辛努力,写出他们与命运抗争的精神,特别是要透彻呈现出一个“家庭”究竟如何塑造着它的孩子,长辈的言行举止如何影响了孩子。这就是阮梅以文字为我们留存的家庭样本巨大的社会价值。更为可贵的是,透过阮梅的笔,我们看到了社会的温情,看到那么多邻里乡亲、学校负责人、老师、同学等对黄文秀一家的帮助,看到了他们兄弟姐妹的亲情,看到这些无形的力量如何一点一滴汇集为黄文秀身上的崇高品质。阮梅也写出了社会崇高于儿童成长的重要性。

在和年代的脱贫攻坚战中,能够坚守在驻村第一线奋战的,就是时代的英雄。《一个女孩朝前走》,就是这么一部朴素真诚的纪实文学,它告诉新时代的少年儿童们,我们的英雄究竟是怎样炼成的。